

怀念恩公鲁德重先生

刘良福

恩公鲁德重先生是受人尊敬和爱戴的良师益友。先生品格高尚、行藏志洁、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从土默川来到达拉滩,曾从事宣传、教育、文化等行政管理工作多年。他殚精竭虑、勤勉敬业,全心全意、尽职尽责,为达拉滩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退休后,他潜心于文学创作,犹以散文、杂文见长,他笔锋犀利、诙谐幽默、针砭时弊、弘扬正气,不愧为师者的楷模、文坛之志士。

先生心胸豁达、乐观自信,后半生坦然面对病痛折磨、生死考验,与死神顽强抗争十余载,以顽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诠释着人生的价值。古稀之年,他依然笔耕不辍,坚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发起成立了“达拉特旗哲学-社会科学协会”“达拉特旗文化发展促进会”,著有《野柳集》《响沙文集》《风骨篇》《管窥录》等精品佳作,留给后人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2019年9月25日,先生在达拉特旗人民医院病逝,享年83岁。恩公与世长辞一周年之际,深怀感念,写了几句赞颂之词,以缅怀先生的恩德。

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铮铮傲骨 耿耿丹心;
安贫乐道 恪守本分,淡泊名利 处世谨慎;
不慕权贵 自在于心,不佞俗流 独善其身;
心胸豁达 天马行空,棉风浴雨 苦乐人生;
兴文施政 笃学尚行,殚精竭虑 克己奉公;
针砭时弊 守正创新,取悦盛世 关注民生;
传承经典 辅正国魂,文笔纯朴 雅风长吟;
诗文会友 亲贤近仁,师者典范 关注民生;
德兼之年 不辍耕耘,传世佳作 铸就长存;
抗争病魔 直面人生,忠魂不灭 风骨长存。

好人大爹

林金栋

古人说,相由心生。大爹慈眉善目,脸上总是带着温和的笑容,和他打过交道或者认识他的人都称:“林师傅,好人啊。”

大爹在今年正月二十七日凌晨七点十分永远地离开了热爱他的家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三弟说,大爹是因为脑梗加重住院。医生说年纪大了,想恢复已是不可能了,但绝无生命危险。谁知心脏病发,一口气没上来就走了,走得那么安详,那么无息。这真是应了老年人说的那句话“人老一盏灯”,灯油燃尽或者一股轻风就会熄灭。虽说大爹享年八十六岁,在我们这个地方算是高龄老人、黄金人柜了,但走得这么突然,不容我们去看他一眼,还是让我们悲痛不已。

因为是为新冠肺炎防控的特殊时期,大爹的身体做了火化处理,丧事一切从简,没有哀乐,没有鞭炮,没有家会,甚至不允许守灵,只有他最小的两个弟弟、几个孩子和家人里我们二十多个侄儿侄女为他送行。天随人愿,也许这就是他老人家的意思,他人生的最后一次,也不想打扰别人。大爹喜欢安静,一生就靠老家老屋门前那条小河,流水潺潺,波声不惊,默默地滋润着脚下的土地,缓缓地流向大河。

我最后一次见大爹是去年本家一个年轻人的葬礼上,大爹满面红光,神采奕奕,衣着仍然那么干净合身,微笑着和过来跟他打招呼的人拉话。当时我在这个老汉说个九十多岁是不成问题的,谁知这竟成了永别。因为疫情,今年的家族团拜会和拜年活动就取消,几个老人就没见上面,我们姊妹几个还别说过去看大爹,谁知他老人家说没就没了。我们几个姊妹从婆婆家回呼市,路过看望了大爹,大爹握着她的手,话很少,只是哭,说他活不了多久了,惹得全家人哭成一片。

大爹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四日出生在达拉特旗晋陕门乡林家塔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那个兵荒马乱、土匪横行、天灾不断的年代,他的童年过得非常艰难,常常吃不饱,穿不暖。大爹弟兄七个,他是老大,因此格外懂事,年纪小就帮大人干活,照顾弟弟们。稍大一点,能拿动农具,他就跟父亲到滩上一个叫叫红窑子的地方租地耕作,让跟父亲到滩上不至于太饿。新中国成立后,大爹才有机会到十几里以外的石活子学校读书。初高中毕业,大爹就到了东胜县乡台乡当了通讯员。一次,单独押送二匪到县府,圆满完成了任务,得到组织的嘉奖。因为工作认真负责,能力突出,二十岁出头就提拔为副乡长。

当时,国家百废待兴,需要懂经营、会管理的干部,大爹到供销社、商业系统。大爹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毅然到了更偏远的塔拉滩供销社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担任副主任、主任职务。之后从组织调动的,先后到板桥滩、羊场湾工作,最后退休到供销社,先后担任供销社承担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重要职责。除了要保证农牧民布匹、棉花、针线、煤油、洋火、洋钉等日用品的供应外,还要保证农业社柴草、洋火、化肥等农业生产需要,更得把农牧民生产的诸如粮食、任务羊、鸡蛋、菜碱、中草药和农产品送到上缴给国家,供给城里的人,因此,供销社的作用是异常巨大的,承担的任务也是很艰巨的。大家在供销社

社前前后后干了四十多年,像一头老黄牛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把一生的心血与汗水献给了供销社。

“者爱人,大爹是一个充满大爱的人。在计划经济时代,即使是供销社一个普通的售货员也是很受人尊敬的职业,何况一个供销社主任。那时候找对象的重要条件就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三大件”,但这些东西是需要指标的。家乡的人找门儿高,希望能额外弄个一半件以解燃眉之急。大爹总是想办法为他们解决,但绝不拿那些急等娶媳妇人家和任务指标户子的指标,因此,颇受当地群众的好评。

我爷爷、娘娘在世时,逢年过节,他都要不远百里,骑着自行车,爬山下山,回去看望老人。料理家事的。我最小的爹爹与大爹相差将近二十岁,爷爷、娘娘去世时,大爹和侯爹还没有成家,就是在大多和侯爹父亲的一个老弟兄的推荐下娶了媳妇。

言言道:阴坡坡是个烂坡。和大多多的福和相比,大爹是一个比较急性的人,也许正是因为大爹爱操心,才让大多多心志超然。但大多多很识好歹,对老伴特别好,即使大爹不高兴时说他几句,他也是一笑了之。大爹供职供销社后闲不住,就当起了环卫工人,打扫门前的一条马路,大多多陪老伴去雨里了,也扛起来扫帚、铁锹,每天老两口披星戴月、风雨无阻,直至大爹去世。

大爹对待自己的儿女绝对是一个慈父。他使出浑身解数创造条件让孩子们好好读书,使他们都通过考试或当兵参加了工作。大爹的退休金并不低,即使现在每月也有四千多元。大爹一生省吃俭用,给每个儿女都办了一间小屋,虽和别人租住不富裕,但已竭尽全力了。临终时虽然撒下了十多万,总还是明着要分给几个子女,拳拳父母心啊。

大爹对我们也不幸的。小时候,每到节假日,我们期盼望着大爹回来,不仅可以吃到甜到后脑勺的洋糖,可以享受大爹用推子推成长成人柳的发发缓缓,还可以推着那辆明瓦壳的自行车满院子乱跑。我读书时,大爹是唯一的一处,虽然没有大鱼大肉,但一盘猪肉炖粉条,一碗大米饭就感到莫大的奢侈和温暖。我参加工作后,大多多又成了办事处,有时住一晚就是五六天,大多多从米没给过还和。五买家的两个儿在巴盟种地,大多多还惦记着他们,让他们自己的积蓄拿出几千元帮衬两个儿子。今年疫情期间,还打打电话给在巴盟的大儿子,询问疫情情况,嘱咐家人要好好保护好身体。

大爹的晚年是不幸的。在他六十五岁时,大爹病倒。年近八岁时,又先后失去大儿子和大儿媳,这对对他老人家的打击无疑是十分巨大的,本来话语不多的大爹更加沉默,身体每况愈下,后来得了脑梗、脚心痛,终于瘫痪在床。

大爹去世的前后的一个晚上,头脑那么清醒,回忆过去的事情,念叨着儿女们的生活。他平时话很少,那天说那么多话,大概感觉到自己不久于人世了。

二零二零年农历正月十一日,大爹回到了他养他的故乡。长眠在他的父母脚下,陪伴在妻子身边,默默地看着他的几个大儿、大儿媳。那天,天气特别好,刮了好几天的东风瞬间停了下来,太阳暖暖地照着,如同大多多温暖的笑容。

写给天堂的父亲

李英

爸,您离开我们快一年了,我总想动笔写下您的点点滴滴,让您再也不能表达的感情。我连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仿佛是一场措手不及的暴雨惊起的戏场一样,如泣如诉的音乐和唱腔犹在耳边,台下就像惶恐地乱作一团,我像一个走失的孩子一样,孤独地站大雨中,不知道何去何从。

您的离去,像一场半醒未醒的梦。我总是时不时地想去您的坟头,跪在那里和您拉拉家常,说一说话您孙子的事情,唠一唠家常里短……却总有坟头慢慢堆积的积雪和依然阴冷的朔风。我努力地想在梦里找寻,可是梦里您的面孔也日渐模糊,总是匆匆回来后又匆匆离去,再三挽留也无济于事,醒来后,泪水打湿了枕巾,心里全是堵得满满的痛。

也许是您感知到了那一天的临近,在最后的日子里有意无意地把所有的念想都留了下来。去年暑假的时候,我因为工作忙,经常下乡,就把女儿送回老家,你们爷孙俩个人每天笑声不断,半个月后,我把女儿接回家。我走到半路上,您给我打来电话,电话接通后您泣不成声,我问我怎么了,您说想孙女了。我安慰了您几句,让您下个星期来家里看我,挂了电话后我也莫名地泪流满面。想起这些,我知道您是多么地留恋这个世界,留恋您的儿女和孙子。您走了,您的孙子再也沒有在我面前提起过您,我以为她是一个孩子,把您给忘了,可能是有一次她和我去科研,突然接着我二叔的脖子说:“三爷爷,我把您架在您脖子上吧,您爷爷在的时候经常那样架我。”

您走了,我只能翻看您所有的照片,从小时候留着盖头一查框框,到二十多岁学开拖拉机时的意气风发,再到您们结婚二十周年纪念的幸福幸福,最后是去年给您孙女过生日,您

满是爱意地看着您孙女吹蜡烛。小时候,您是爷爷奶奶的宝贝儿子,成家后,为了三个儿女日夜操劳,还要照顾多病的妻子,我至今还记得您穿着破破烂烂的棉袄,背着妹妹给我们做飯的情景。您为了让我们姊妹三个能跳出农门,想尽一切办法供我们三个上学,因为母亲多病,您整整给我们姊妹三个按时做饭做了十八年的饭,别人家的孩子没人做饭,大多患有胃病,而我们姊妹三个吃两碗水也没有一点毛病。

我上师范学校的四年,是家里最困难的四年,为了凑够我的学费,您低声下气地求亲戚朋友借债,您感冒了舍不得去医院看。您赶着骡子车整整卖了一西瓜,只挣了两块钱,一年下来,家里两口大猪全卖了,过年只有十几斤肉和一瓶猪油。最终因为积劳成疾,患上二型糖尿病,可您没有一句怨言。

我和大妹妹先后毕业工作,小妹妹也考上了大学,我们姊妹三个取得的这点成绩成了您最自豪的事情,我们也有您这样父亲的父亲而感到骄傲,没有您的辛勤付出和精心呵护,哪有高官厚禄,荣华富贵,缺了任何一个环节都没有关注我们的人还有什么意义。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我都没有想到您那一天来得那么快,那么突然。

鸟有反哺之心,羊有跪乳之恩,小时候我坐在您的肩头,您走后您见您一面的机会也没有给我,更不用说让我背您送,推您,慢慢走过最后时光。可能是因为我是个没有福气的人,哪怕是无力回天的时候您静静地躺在我的怀里离开这个世界,我也知道了。在您最后弥留的时刻,您还惦记着我们的母亲和儿子,嘴里喊着妈妈,模模糊糊地叫着儿子的名字。

您走了,您的点点滴滴像潮水一样向我涌来,杂乱无章却又真切切切,就这样悲伤而又幸福地回忆着,美好的往事和现实的残忍仿佛一把锯子在我心上回来回地拉扯着。

那时候您开着拖拉机运输,每到回家的时候我们姊妹三个早早地跑到路边等着您,时间长了能听出咱家拖拉机的声音,您回家后就最高兴的时候。我上初中后,您和我妈两个人给我写信,您执笔,最后落款是您和我妈两个人。放假回家的第一个晚上,您总是把您那粗糙的手抚摸着我的背,看着儿子瘦了没有,在您眼里,我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可是您却忍心留下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而远去。还有您的老母亲,您的妻子,您的两个女儿,尤其是奶奶,每次说到您她都止不住泪流满面,我则强忍着把泪水咽到肚子里,然后把话题岔开。她说她的大儿子没了,她在别人面前都瘦了三分,看到燕子一个人经常发呆,想想她还小,就再也得不到父亲的疼爱,她是一个多么可怜的孩子。

爸,您从来也没有这样地想您,在您离开一年的时间里,日日夜夜,有一空闲满脑子全是您的影子,每天开着您的车,听着您听过的音乐,走着您走过的路,看着老家的院落因为您的离去而日渐荒芜,牛半舍都出来,那条忠实的狗也送人了,只有那只可爱的小猫还瘦得嶙峋地坚守在那里,每天傍晚都守候在路边,期望着一家人都能够回去。

听老人说,这个世界是有轮回的,走了的人转世成人或动物,要在出葬后第三天在坟头看看有什么踪迹,有什么踪迹就转世成了什么。当时儿子哪里还顾及到这些,后来也就知道了,也曾心里暗暗自悔,希望您能托梦告诉我,我可否有音讯。

天地浩茫两重天,及此,儿子只有长歌当哭,遥祝您在另一个世界一切安好!

灵魂的追问

白才



屈原的《天问》是一首以四言短句形式为主的长诗,是一种激愤呼喊顿挫的绝唱,也是一个执着者的灵魂对至真情感的求索;这是一颗高傲独特的心灵,在世俗中找不到生命同伴、灵魂皈依,而只能仰望苍天的无奈感喟、诘责、自问自答乃至无奈的癫狂。也因此,《天问》的研究谈从诗人对灵魂探求的角度,索求其真正价值。

《天问》全诗372句1553个字,貌似对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等多方面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作者并非不知其答案,而是要用这种“联想与追问”的形式表现幽暗的执着灵魂对现实的浮躁、虚假、庸庸碌碌的不满,以表现高贵灵魂的深邃、完整、欲求、审美之广博。

诗人开篇就说:“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瞢,谁能极之?冯翼何象,何以识之?”很明说,这些疑问向度无疑是“指向”人与“灵”的。接着,作者一步步从认知到能动,再到创世纪,再到伦理求索,细说“人类灵魂的发展史”。如“女媧抟土,大禹取子?”“再如‘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再如‘(大禹)高得降涂山,而通于台桑,而快朝?’再如‘大禹何鸣,夫焉丧厥体?’再如‘惟尧在户,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等等。这

些对传说中人物的叩问恒久远,朦胧、有陌生感,但这都是对“人”的灵魂(灵魂)的叩问——表达了屈原对人生的生存本质、生命本质的求索。

屈原始终追求一种灵魂的高贵。譬如,《离骚》里多有“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于扶桑”;还有“惟兹蕙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这都是对灵魂的高标准追求。

《天问》是在《离骚》和《九章》之间崛起的一座楚辞高峰,其峰尖直指苍茫的天空。虽然《天问》回到了对楚王的思念上,但毕竟背离于《离骚》的怨愤凄婉和《九章》的表明心迹。《天问》上穷碧落下黄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发问。心诚所至,天门中开,神灵之光自天而降。

《天问》不再像屈原那样于忧国忧民,而是以世界的本源和历史的开端作为思考和追问的对象。对天问的追问在于寻找灵魂的由来和归宿,只是由于天空维度在周秦以后的中国历史上的消失,才导致了这种灵魂追问的审美形式的被忽视和被冷落。即使屈原本人,也没有将这种灵魂的追问贯穿到底,致使又回到《九章》那样的自我表白,最后垂下那颤颤的仰望过天空的高贵头颅,投向映照看天空的河面,投向一个天国的幻象。

想起阿妈

喇嘛哥

草原上有您赶牛车的背影
草色山上有您骑车的踪影
小河旁有您放牧的脚印
戈壁里有您放牧的歌声
戈壁里有您放牧的歌声
小路上有您放牧的蹄印
长调里有您放牧的调儿
西山顶上有您放牧的眺望
毡包里有您煮奶茶的飘香
想起阿妈吉

